



УНИЖЕНІЕ И
ОСКОРБЛЕНІЕ

被欺凌与被侮辱的人

(俄罗斯)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

王英丽 译

世界文学名著

(全译本)

北方文艺出版社



WORLD LITERATURE

被欺凌与被侮辱的人

УНИЖЕННЫЕ И ОСКОРБЛЁННЫЕ

(俄罗斯)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

王英丽 译



北方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被欺凌与被侮辱的人 / (俄罗斯) 陀思妥耶夫斯基著;
王英丽译. — 哈尔滨: 北方文艺出版社, 2015.11
ISBN 978-7-5317-3518-2

I. ①被… II. ①陀… ②王… III. ①长篇小说—俄
罗斯—近代 IV. ①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230115号

被欺凌与被侮辱的人

УНИЖЕННЫЕ И ОСКОРБЛЁННЫЕ

作 者 / (俄罗斯) 陀思妥耶夫斯基

译 者 / 王英丽

责任编辑 / 于祺盛 杨治经

封面设计 / 袁 洁 班 婕

出版发行 / 北方文艺出版社

地 址 / 黑龙江现代文化艺术产业园D栋526室

网 址 / <http://www.bfwy.com>

邮 编 / 150080

经 销 / 新华书店

印 刷 / 北京诚信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 × 1092 1/16

印 张 / 20

字 数 / 337千字

版 次 / 2016年1月第2版

印 次 /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 27.00元

书 号 / ISBN 978-7-5317-3518-2

译者序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俄国19世纪文坛上享有世界声誉的19世纪俄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与托尔斯泰一起被誉为俄国文学的两大柱石。高尔基称他为“最伟大的天才”，“就艺术表现力而言，他的才华恐怕只有莎士比亚堪与媲美”。他的创作具有极其复杂、矛盾的特点。他是一位善于描写人物心灵的伟大的艺术大师，作品中的人物心理刻画极为细腻、深刻，他将人的贪婪狡诈与无私忘我，时而向善与时而向恶的复杂多变性格，都表现在自己的小说中。

陀思妥耶夫斯基出生于莫斯科一个并不富裕的家庭，在七个孩子中排名老二。他的父亲是一名退休军医，父亲工作的医院地处莫斯科的荒郊野岭。虽然父母不允许，年轻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是喜欢去医院花园走走，看看那些晒太阳的病人，听他们讲故事。据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父亲对待孩子很粗暴，他要求自己的孩子在他上班回来打盹时轮流替他驱赶苍蝇，而且必须保持绝对安静。1837年他妈妈死于肺结核，他和他弟弟被送入彼得堡军事工程学校。1839年父亲去世，死因不明。有人说是因为他醉酒后对农奴发脾气，农奴被激怒将他制服，灌入伏特加后将他溺死，也有人认为是自然死亡，上述传闻只是邻近的地主为了把土地轻易拿到手而编造的故事。或许这个专制的父亲给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很大的影响，以至于他把父亲的形象搬到了《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老卡拉马佐夫这个“邪恶而感情脆弱的小丑”父亲身上。陀思妥耶夫斯基患有癫痫病，9岁首次发病，之后间或发作伴其一生。他后来创作的《白痴》中，梅什金公爵也患有癫痫，不能不认为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有意为之。在彼得堡军事工程学校读书期间，他涉猎了莎士比亚、帕斯卡尔、维克多·雨果的文学作品。1841年陀思妥耶夫斯基晋升为陆军工程兵准尉，1843年毕业，留在军事工程绘图处工作。1844年他以陆军中尉退役，从此投身文学创作。

1846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发表处女作《穷人》，继承并发展了普希金《驿站长》和果戈理《外套》写“小人物”的传统，对他们在物质、精神上

备受欺凌、含垢忍辱的悲惨遭遇表示深切同情。据说时任杂志社主编的涅克拉索夫在读完小说后兴奋地冲进俄罗斯文学评论家别林斯基的办公室，大叫：“又一个果戈理出现了！”别林斯基和他的追随者看后都有相同的感觉，别林斯基更称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俄罗斯文学的天才”。在俄国，最早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发表评论的是别林斯基，他从现实主义立场出发，突出了作家对小人物的同情，对小人物人格尊严的维护以及细致的心理刻画才能。

1861年他创作长篇小说《被欺凌与被侮辱的人》，继承了“小人物”的主题。

《被欺凌与被侮辱的人》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从流放地回到彼得堡后完成的第一部重要作品，也是他登上文坛以来写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是作者前期一系列描写“穷人”作品的顶峰。他以催人泪下的感人笔触描绘了《被欺凌与被侮辱的人》中的小人物。

《被欺凌与被侮辱的人》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第一部多线索小说：娜塔莎和阿辽沙的爱情，涅莉和斯密特的遭遇，万尼亚的经历和瓦尔科夫斯基公爵的活动。瓦尔科夫斯基是书中众人遭受痛苦的根源。他一切为了自己，身上集中体现了当时自私、贪婪和不择手段地攫取财富的本性。他觊觎工厂主史密斯的财产，勾引他的女儿，而后又将她抛弃。诬陷管家伊赫缅涅夫。他为了获取更多的财富，破坏儿子阿辽沙和娜塔莎的婚事。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有强烈的悲剧色彩，借助灾难引起人们的怜悯和恐惧，由此达到净化人们心灵的目的。娜塔莎对万尼亚说：“我只得继续受苦才能换取未来的幸福，痛苦能洗净一切。”忍受苦难可以说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期创作的基调。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被欺凌与被侮辱的人》中创造了两种爱。一种是一心为了他人的无私的爱，如万尼亚对娜塔莎的爱。在书中，万尼亚不仅不恨自己的情敌阿辽沙，反而经常帮助他，同时也帮助一直爱着的娜塔莎及她的父母；一种是为了金钱的虚假的爱，如公爵瓦尔科夫斯基的丑恶行径。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爱可以展示人的本质。他揭示了令人绝望的爱的悲剧因素，揭示了在生活道路上不能实现的爱。小说的结局“我”与娜塔莎仍旧没有结合。通常，陀思妥耶夫斯基给读者展示的正是这种没有结果的爱情，爱是绝对的悲剧，是人的分裂。

有人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人类灵魂的探索者、心灵剧场的剧作家，人类绝望处境和极端矛盾的追问者，应该是很恰当的，他不愧是19世纪文学史上的巨星。

目 录

第一部	1
第二部	77
第三部	153
第四部	231
尾声 最后的回忆	291

第一部

第一章

去年3月23日傍晚，我碰到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为了能找到新的住所，我在城里跑了一整天，但也没能找到像样点的。我的旧居非常潮湿，那时我已经咳嗽得严重了。于是我就打算另觅居所，可是从秋天一直拖到春天。我跑了一整天，也没有找到合适的栖身之处。因为第一，我不愿在别人的住宅里另租一间房子，我想独居。第二，哪怕只是一个房间，但房间一定要大。同时，房租，当然是越低越好。我发现，如果被困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那我的写作思路就不会很开阔。我有一个嗜好，在构思未来作品的时候，喜欢在屋内踱来踱去。顺便说一下：构思自己的作品，想象作品写成后的情形，比真正动手去写时更令人感到惬意。不过这绝不是因为懒惰。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清早，我就感觉到不舒服，到夕阳西下时，觉得更加难受了，我大概是得了寒热病。再加上一整天的奔波，已经疲惫不堪。暮色渐浓的黄昏时分，我独自一人走在沃兹涅先斯基大街上。我很是喜欢彼得堡三月的太阳，特别是夕阳，当然是晴朗又清冷的傍晚的太阳。整条街道骤然亮堂起来，沐浴在耀眼的光芒里。似乎所有的房屋也都忽然变得明亮了，那种灰色、黄色和脏兮兮的绿色，阳光瞬间把阴郁的气氛一扫而光。仿佛心胸也豁然开朗，仿佛精神也为之一振，又好像有人用胳膊肘轻轻地撞了你一下，使

你顿时眼前一亮，产生许多念头……这岂不是怪事一桩，一束阳光居然能使人的心情发生这样大的变化！

可是阳光又马上消失了，我感觉到阵阵寒气袭来，鼻子感到针刺般疼痛，夜色更浓了，一家家店铺都点燃了燃气灯。我走到米勒糖果点心店门前，又忽然停下了脚步，扭头向街道那边望去，我预感到一件不平常的事好像马上就要发生：就在这一瞬间，我看到街对面一位老人和他的狗。我到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当时有一种极不愉快的感觉把我的心都揪紧起来，就连我自己也说不明白这是一种什么感觉。

我不是有神论主义者，对预感和占卜之类的东西我一直不信，可是我，也和大家一样，这辈子也曾经碰到过几件令人捉摸不透的事情。就说眼前的这个老人，当时我一遇到他，就立刻产生当晚我一定会碰到一桩非同寻常的事不可的感觉。不过，那时我正在病中，病人的感觉似乎不是很可靠。

老人弯腰驼背，用拐棍轻轻地敲打着人行道上的石板，挪动着像木棒一样不能弯曲的两条腿，迈着缓慢而又无力的步子向糖果店走去。我生平从来未遇见过他这样古怪的人。在这次邂逅之前，每次在米勒的店铺里看到他的时候，他总是令我感到惊讶。他个头很高，背有些驼，一张像八十岁老人那样毫无生气的面孔，穿着一件四处都裂开了缝的旧大衣，头上戴着一顶用了二十年的破旧的圆礼帽，遮盖着他那早已谢顶的脑袋，只有后脑勺儿上还残留着一小撮少得可怜的头发的，可它不再是灰白色，而是黄白色了。他的行为举止好像都是毫无意义的，好像全靠装在身上的发条推动的，这一切使得初次见到他的人都难免感到惊讶。看到这样一位风烛残年、无依无靠的老人，孤身一人，无人照顾，让人感觉有点奇怪，何况他好像是一个从监护人那逃出的疯子。使我感到吃惊的还有他瘦弱得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浑身上下几乎找不到一点肉，只有骨架撑着一张皮。他的两只呆滞无神但又大得出奇的眼睛像是固定在两个蓝色的圆圈里，老是目不转睛地盯着前面，一点都不斜视，而且我相信他什么时候都是视而不见的。即使他看见了你，也会径直朝你走去，好像他的前面没有任何东西存在。我有好几次发现他这样做了。他是前不久才开始到米勒的店铺来的，谁也不知道他从哪儿来，他每天都要带着他的狗。顾客中没有一个人愿意和他说话，他也从来不和他们当中的任何人交谈。

“这位老人为什么要到米勒的店里去，他去那里干什么？”站在街对面的我不由自主地观察着他，暗自纳闷儿。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涌上我的心头——主要是疾病再加上劳累所引起的。“他到底在想什么？”我仍然在问

自己，“他头脑中在思考着什么，他的脸色灰白，毫无表情。这条讨厌的狗不知是他从哪捡来的？它从不离开他半步，他们似乎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而且他们也是如此地相像。”

这条不幸的狗看上去起码有八十岁了。没错，应该是这样。首先，它比我以前看到的所有狗都显得衰老；其次，不知为什么，自从我看见它起就产生这样的念头：它肯定跟其他狗不一样，它是一条非同寻常的狗，它身上肯定有一种古怪的、带有魔法的东西，可能是一个变成狗模样的靡非斯特^①，披着狗皮的魔鬼，它的命运同它主人的命运已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如果你看见它了那你就会相信这一点，它大约将近二十年没有进食了，它好似一具骷髅那么瘦，可以说像它主人，其实他们俩差不多。它身上的毛已经全脱光了，尾巴上的毛也脱光了，就像一根棍子，总是耷拉着。长着两只长耳朵的脑袋总是死气沉沉地低垂着。我从来没有见过如此讨人嫌的狗。当他和主人一前一后走在街上的时候，狗鼻子挨着主人衣服的下摆，好像被粘在上面一样。他们走路时的姿态和模样，几乎每走一步都像在哀叹：

咱们老啦，老啦，上帝啊，我们多么老哇！

我记得，曾经产生过这样的想法：这个老人和他的狗，好像是从加瓦尔尼^②绘制的霍夫曼^③的作品插图中爬出来的，正在走街串巷充当这个版本的活动广告。——我穿过街道，尾随他们俩走进糖果店。

老人在店里的行为十分古怪。米勒站在柜台后面，只要一看到这位不速之客光顾，就会扮个鬼脸来表示他的不满。首先是因为他既不要吃的也不要喝的，径直向屋角的火炉走去，在椅子上坐下。如果炉边的宝座被别人占了，他就会若有所思地在“抢”位子的那位先生面前站一会儿，然后像是很困惑的样子离开，向另一个角落的窗口走去，他在那里挑了一把椅子，缓慢地坐下来，摘下帽子，搁在身旁的地板上，再将拐棍放在帽子旁，接着靠在椅背上，纹丝不动地坐上三四个小时。他从来不取一张报纸来阅读，也没有和任何人说过话，甚至没有发出一点声音。他就这样静静地坐着，两眼睁得很大，凝视着前方，他的目光是那样的呆滞、毫无生气，我

① 歌德诗剧《浮士德》中的魔鬼。浮士德郊游时第一次遇到魔鬼，魔鬼就假装成狗，出现在浮士德面前。

② 加瓦尔尼（1804—1866），法国画家、插图家。

③ 霍夫曼（1776—1822），德国小说家、作曲家、美术家。

可以和别人打赌，他对周围的一切事物都熟视无睹，充耳不闻。至于那条狗，它会在原地转上两三圈以后，就垂头丧气地趴在老人脚旁，把鼻子伸到主人两只靴子中间，长长地叹口气，然后僵直地躺在地板上，和它的主人一样一动不动地度过整个晚上，这段时间里好像灵魂出窍一样。他们两个整个白昼似乎都像死尸一样躺在某个角落里，可到了太阳下山的时候他们又突然复活，走进米勒的糖果店完成某种不可告人的使命。大概坐了约三四个小时以后，老人终于站起身来，拿起他的拐棍、帽子，起身向他的无人知晓的家走去。那狗也会爬起来，又一次地耷拉着尾巴，垂着脑袋，挪动着和以前一样缓慢的步子，呆板地跟在主人的后面。糖果店的顾客们开始想方设法回避这个老人，甚至不愿意与他同坐一排，好像对他恨之入骨。但老人对此毫无所知。

德国人是这家糖果店的主要顾客。他们是从沃兹涅先斯基大街上的各个角落聚集到这儿来的——这些人都是各个行业的老板：五金店掌柜，面包房老板，染坊主，帽商，马具店经理，他们都是些保守古板（就这个词的德文含义而言）的人。米勒店铺里的东西也都使人感到古板、守旧，老板总是和熟识的顾客坐在一起喝上几瓶潘趣酒。老板的几个孩子和他家的那些狗，有时也会去顾客身边玩耍，顾客也会爱抚一下他们。大家互相熟悉，彼此很尊重。当客人们全神贯注地读德文报纸的时候，从通往店主卧室的那扇门后面还能听见有乐曲的声音——《我亲爱的奥古斯汀》，那是店主的大女儿在练习弹奏钢琴。她长着淡黄色鬈发，周身雪白，很像一只白老鼠。她弹奏的这支华尔兹舞曲听起来很悠扬。——每个月的前几天，我一定会到米勒那里去阅读他订的俄国杂志。

走进糖果店后，我就看见那位老人早已经坐在了糖果店的窗前，还有那只跟从前一样，直挺挺地躺在地上的狗。我在一个角落里悄悄地坐了下来，我小声地问自己：“我为什么来这里呢？来这里又有什么事情可做呢？况且我还在生病，应该好好地待在家里才是。不会只是因为要看看这位老人，才跑到这里来的吧？”我感到很沮丧，“我也不认识他？他和我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一边想着这些问题，一边回忆着当我在街上看见他的时候那种奇怪的感觉。“我与这些无聊的德国佬有什么相干？这种古怪的情绪到底有什么用啊？我最近发觉自己身上的那种对各种琐事无谓的担忧又有什么用？”一位明察秋毫的批评家分析我最近完成的一篇小说时，已经向我指出，这种廉价的担忧不但妨碍我的生活，而且使我不能很好地洞察人生。虽然我一直反思着，懊悔着，但我还是没有离开这里的打算，我的病情在

慢慢地加重，我有点不愿意离开这温暖的房间了。当我拿起法兰克福的报纸读了不到两行的时候，就开始打起了瞌睡。没有人来打扰我。那些德国人一边读着报纸，一边抽烟，只是偶尔（大约半小时一次）断断续续地低声谈论法兰克福的一则新闻，或者德国著名才子沙菲尔^①的妙语警句，然后怀着加倍的民族自豪感又投入到阅读中去。

当我昏昏沉沉地睡了大约半小时，打了个寒战，醒了。我想我应该回家了。而就在此时屋内发生的一幕哑剧，又让我有兴趣留了下来。我曾经提到过，那个老人一旦坐到哪里，就会死死地盯着一个地方，再也没有任何东西让他转移目标。我也曾是这种呆滞目光的盯住的对象，这目光呆呆的，毫无表情，什么也看不到。被那位老人盯住的感觉其实是很难受的，如果我发现他盯着我，我会快速地换一个地方，避开他的眼神。这次老人盯住了一位小小的个子、圆圆的脸、衣着十分整洁，衣领浆得笔挺的德国人，他的脸色红润，他是刚从里加来的客商，名叫亚当·伊凡内奇·舒尔茨。我在不久后知道，他是米勒的好友，可还不认识那个老人和店里的许多顾客。他一面兴致勃勃地读着《Dorfbarbier》^②，一面喝着潘趣酒，猛地抬头，发现了这个老人正在目不转睛地盯着自己。他觉得很尴尬。跟其他一切“自命高贵”的德国人一样，亚当·伊凡内奇是个心胸狭窄、暴躁易怒的人。有人这样如此无礼地盯着他，让他感到恼火愤怒。他强压着心头的怒火，小声地嘟哝了几句就不再看这位无礼的顾客，把头藏在报纸后面。但过了一两分钟，他忍不住又从报纸后面朝那边看了一眼，他发现还是那种古怪又固执的目光，在毫无意义地注视着他。亚当·伊凡内奇这一次还是没有发作。可当这种情况第三次发生的时候，他就终于爆发了，要维护自己的尊严了，不让美丽的里加市的声誉在各位尊贵的公众心目中遭受损害，他大概自认为是里加市的代表。他怒气冲冲地把报纸往桌子上一扔，又举起手杖狠狠地砸向报纸，报纸和手杖就黏在了一起。他的表情是那样的威严不可侵犯，他的面孔因潘趣酒和自尊而变得通红。他开始用那双充血的小眼睛盯着那个惹他气恼的老人。看样子德国人和老人都想用自己目光的威慑力使对方屈服，都等着看到底谁会坚持到另一方不好意思地低下头。全体顾客的注意被亚当·伊凡内奇敲击手杖的声音和古怪的神情吸引了。屋内所有的人都马上放下自己的事情，很好奇地、不动声色地看着这

① 沙菲尔（1795—1858），德国幽默作家。

② 当时的一份德国报纸《农村理发师》。

两个人。这个场面变得非常滑稽。可是没过多长时间，满脸通红的亚当·伊凡内奇两只骄横的小眼睛丧失了威慑力。而老人还是死死盯着暴跳如雷的舒尔茨先生不放，根本就没发觉自己已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好像他的大脑不在地球这里，而是在月亮上。亚当·伊凡内奇终于按捺不住了，他大发雷霆了。

“您为什么总是盯着我？”他尖利而又刺耳地用德语嚷道，样子是那样的气势汹汹。

可是老人依然保持着沉默，是他没有听见还是根本就没有听这个问题呢。亚当·伊凡内奇决定用俄语再和老人说话。

“我闷（问）您，你为沙（啥）用这种奇怪的眼神顶（盯）着我呢？”他有些愤怒地嚷道，“我在朝廷中赫赫有名，而你只是个无名小猪（卒）！^①”他又添了一句，从椅子上跳了起来。

可是老人没有丝毫反应。那些德国佬也愤怒地指责老人。米勒听到一阵嘈杂的喧哗，于是走进房间。他了解了发生的事情之后，以为那老头耳聋，便弯下腰去，把嘴靠近他的耳朵。

“舒尔茨先生说请你不要死死地盯着他。”他一边大声喊着，一边注视着这位神秘的顾客。

老人麻木地瞧了米勒一眼，他那凝然不动的面孔突然掠过一丝恐惧的神色，流露出一种忐忑不安的表情。他开始不知所措，喘着粗气弯腰去捡他的破帽子，慌慌张张地把它和拐棍抓在手里，拘谨地站起身，脸上努力挤出一点可怜的笑容，就像一个穷人坐错位子而被人赶走时流露的那种忐忑不安的微笑，打算逃离这个地方。这个可怜而且软弱的老人那种驯服的、战战兢兢的慌乱是那样让人心酸，让人同情。就在这一瞬间屋内所有的人，包括亚当·伊凡内奇在内，立刻否定了之前对老人的偏见。看得出来，老人不仅不可能侮辱别人，而且他还清楚地意识到，他很有可能被别人当成乞丐赶走。

米勒是个老实厚道有同情心的人。

“不，不，”他轻拍着老人肩膀，并示意他坐下，“Aber^②舒尔茨 herr^③诚恳地请求您不要用那样的目光盯着他。他也是个有身份的人啊。”

① 此处，是德国人说的俄国话，发音不准。

② 德语：但是。

③ 德语：先生。

不料，可怜的老人并没有听懂这些话，他变得手足无措，他开始弯下腰捡起从帽子里掉下来的破旧的蓝手帕，接着开始叫唤他的狗，可是他的狗却躺在那里一动不动，伸出两只前爪捂住自己的脸，睡得很香。

“阿佐尔卡，阿佐尔卡！”他的声音既含糊又有些颤抖。阿佐尔卡依然一动不动。“阿佐尔卡，阿佐尔卡！”老人烦恼地一连喊了好几声，并用拐杖碰它，狗还是没有动。

拐杖从老人手里滑落下来。他弯腰跪下，轻轻捧起狗的脑袋。可怜阿佐尔卡！也许是因为衰老，也许是因为饥饿，这只狗就这样静静地死在了主人的脚下。老人很惊讶地看了它一会儿，好像不知道阿佐尔卡已经死了似的。然后他扑向他过去的奴仆和伙伴，把他苍白的脸贴在死狗脸上。半晌，屋内是那样的安静，没有一点声音，我们大家被打动了……最后，孤苦伶仃的老人站起身来，他面如死灰，身体开始不停地打哆嗦，像是得了寒热病。

“能把它做成舒舍尔（指动物标本），”米勒想通过这种方式给老人一点安慰，“可以做成上等的舒舍尔，费奥尔多·卡尔洛维奇·克里格尔特别擅长做舒舍尔。”米勒一边说着，一边拾起拐棍递给老人。

“是的，我是能做出很好的舒舍尔。”克里格尔走上前去，恭敬而又谦虚地说道。他又高又瘦，长着一绺绺的红头发，一副眼镜卡在鹰钩鼻子上。他可是个善良的德国人。

“费奥尔多·卡尔洛维奇·克里格尔技艺非凡，他能制作各式各样的精美绝伦的标本。”米勒开始做补充，他为自己有这样的好主意而感到兴奋。

“是这样的，”克里格尔先生又证明了一次，“我会把你的狗做成精美的标本，而且我免费给你做。”在他的心里升起了一种高尚的奉献的热情。

“我可以为他付款！”亚当·伊凡内奇·舒尔茨开始激动地嚷道，他的脸比刚才红了一倍，他心中也燃起了高尚的热情，而且天真地认为这种晦气是自己造成的。

老人好像是还没有听懂这一切，依然在颤抖。

米勒发现那古怪的客人想要离开，便热情地挽留他。“不用着急，请喝一杯上等白兰地！”

米勒很快地拿来了白兰地。老人机械地端起酒杯，他的手一直在抖，以至于酒杯里的酒还没喝到就洒了一大半，他一口酒也没喝就立刻放下了酒杯。然后他奇怪地、很僵硬地微微一笑，摇摇晃晃地走出糖果店，没有带走阿佐尔卡。大家都站在那儿，惊讶地感叹着。

“Schwernoth! WasFür eine Geschichte!①”那些德国人瞪大眼睛，感到不可思议。

老人一走出店门，我也紧跟着走了出去。从店门口向右走几步，在摩天大楼中间有个又窄又黑的小胡同，冥冥之中好像有东西告诉我，老人就在胡同里。右侧第一幢房屋还没有完工，脚手架四处可见，在房屋周围的篱笆旁边铺有供路人行走的木板，再由篱笆和房屋围成的黑暗的角落里，我找到了老人。他坐在木板人行道的边沿上，用两手托着脑袋，双肘抵在膝盖上。我紧挨着他坐下。

“请您听我说，”忽然觉得不知道从何说起，就安慰他说，“阿佐尔卡死了，您不要再伤心了。我送您回家。我叫辆马车。您家在哪？”

他半天不出声。我没有办法。那里没有过往的行人，老人突然抓住我的手。

他用沙哑的声音说：“我心里堵得慌！”他的声音很小，我勉强听得见。

“我送您回家吧！”我很费劲地扶起他，“您需要喝点水，卧床休息……我去找辆马车。还要找个医生。我认识一位医生……”

我就这样对他说了很多安慰的话。他好像是想站起来，可不知为什么又坐回了原地，他又嘟囔起来。于是我就挨近他认真地听他说话。

“在瓦西利耶夫岛上，”老人的声音又低又沙哑，“六号大街……”

他闭上了嘴。

“原来您住在瓦西利夫岛上；那应该往左，不是往右。我马上送您……”

老人没动地方。当我抓住他的手臂的时候，他的胳膊像死人的一样垂了下去。我注视了一下他的脸，摸了摸——他已经死了。我好像经历了一场噩梦。

这件意外的事给我添了很多麻烦，可奇怪的是，在这期间我的寒热病却不治而愈！终于找到了老人的住所。但并不是他临终前和我说的那个地方。他的住处离他去世的地方只有几步路，在克卢根公寓五层楼上一套单独的住宅里。有一间极小的过道屋和一个宽敞但比较低矮的房间，房间里三个采光用的狭缝。老人很穷，屋里只有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和一个又破又硬的沙发，而且到处都是破洞，里面塞的麻皮都露了出来，即使这些

① 德语：真糟糕！这是怎么回事！

家当——还是房主的。看来炉子是很久都没用了，屋里一根蜡烛都没找到。现在我确实认为，也许老人去米勒店里，只是为了能取点暖。桌子上除了一个空空如也的陶瓷杯子和一片干巴巴的面包片，连一戈比都没有，甚至找不到一件换洗的衣服给他当寿衣，幸好有人拿出了衣服给他做寿衣。由此可见他也不是完全的与外界隔绝的，还是有人和他接触的。他的身份证确定了他的身份，他是一个加入俄国国籍的外国人，他叫杰里米·史密斯。他是机械工程师，已经七十八岁了。桌子上放着两本书：《简明地理》和《新约》的俄译本，《新约》的页边空白上全是铅笔字和指甲印。我拿走了这两本书。我想向他的房主或周围的房客，打听点他的消息，可是关于他几乎没有人知道。这栋房子房客很多，大多数人是德国妇女和手艺人，她们出租寓所还提供粮食和仆人。房主说，这套住宅的租金是每月六卢布，老人已经在这里住了四个月，欠了两个月的房租，只好把他赶走。房主只知道这些。对于是否有人来看过老人这个问题，谁都不能作出回答。这幢房子的屋子很多，人也很多，到这艘诺亚方舟^①来的人还少得了吗？有谁还记得这么一个老头呢！有一个在这里干了将近五年的看门的人，或许能提供点线索，可是遗憾的是他在两周前就回乡下了，让他侄儿替他工作。他的侄子新来不久，对这里的房客还不是很熟悉。我也说不准，这样的调查还有什么用，最终老人被埋葬了。那段时间，我曾经到瓦西利耶夫岛，可是，我到了六号街，不禁嘲笑我自己，在六号街上，除了那排再普通不过的房舍，根本就什么也发现不了。我一直想不明白的是：老人临终前为什么提起六号街和瓦西利耶夫岛呢？是他神志不清说胡话吗？

我认真地查看了一番史密斯的那套空出来的寓所，觉得还不错，就把空房子租了下来。主要是房间大，虽然顶棚低矮，起初我也会担心头会撞到天花板，可我还是把它租了下来。每月六卢布，哪能找到比这更好的房间呢？这套单独的住宅吸引了我，剩下的问题就是我还要物色一个仆人，要是没有仆人我根本无法料理自己的生活。门房答应每天来一次，在特殊情况下帮助我。我想谁知道呢，我想也许会有人来看望老人呢！可他已经死了整整五天了，也没有一个人来过。

^① 诺亚是《圣经》中的人物，他在遇到洪水时乘坐一只方舟幸免于难。此处喻为喧闹，嘈杂，杂乱无章。

第二章

那时，也就是一年前，我还是几家读物的撰稿人，我还深信我一定能写出一部具有影响力的巨著。那时候我正在创作一部长篇小说。可是没想到我竟会躺在医院里，生命垂危，我的理想也化为了泡影。既然来日不多，又写回忆录又有什么用呢？

现在我一直不由自主地回忆着我一生中这最近一年来痛苦的经历。我要把这些经历全部记下来。如果不能把这件事情做好，那我会抑郁而终的。那些让我痛苦至极的印象，有时候使我非常激动，感到痛苦和难受。如能遣之笔端，它们就会变得和谐一点，也会让人感到些许安慰，就不再有噩梦般的恐惧了。我有着这样的想法。写作这件事，它本身的价值就不能低估：他能使我忘记烦恼，让我冷静，唤起我舞文弄墨的兴趣，把我的痛苦转移到工作中来……我忽然觉得这个主意真的很不错。而且护士还能得到点利益呢，最起码当她安装双层窗框御寒的时候，就能用我的手稿作糊窗窗户的纸。

不知道为什么我的故事是从中途开始的。我想把它全部写下来，于是我又从头开始了。不过，我的自传也不是很多。

我不是在这里出生的，我出生在遥远的某省。我的父母是很善良的人。但是很不幸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双双去世，好心的尼古拉·谢尔盖伊奇·伊赫缅涅夫把我抚养长大。他是个小的庄园主，出于同情怜悯收养了我。他只有一个女儿娜塔莎，比我小三岁，我们俩像亲兄妹一样从小玩到大。我的童年很幸福！我已经二十五岁了，我依然留念童年的时光，虽然生命垂危，可一想到童年就兴奋无比，我这样是不是很可笑呢！那时候的太阳和现在的太阳根本不一样，那时候的太阳很明亮！我们两颗幼稚的心轻快欢乐地跳动着。那时候，有四处可见的田野和森林，可是现在只有一堆堆的石子，没有一点生气。在由养父管理的瓦西利耶夫斯科耶，花园和公园都是那样的迷人。我和娜塔莎常常到花园里散步，花园后面有一个潮湿的大

森林，有一次我们俩在森林里迷失了方向，找不到回家的路……那是多么快乐的黄金时代！人生头一次展现在我们面前，既神秘而又富有吸引力，这让人多么愉快。我们把童话中的情景想象成现实的东西了，我们仿佛感到有一个神秘的陌生人生活在每一丛灌木和每棵树木背后，每当山谷中暮气升起，像一条条弯曲的灰白色丝带绕着这个深谷的山崖上的灌木丛时，我拉着娜塔莎的手站在山谷的边上，很好奇但又很害怕地望着谷底，想象着会有一个人突然出现在我俩面前，或者从雾气沉没的谷底回应我们的呼唤，那我就相信保姆讲的童话是真的了。很久以后，有一次我无意中向娜塔莎提起，有一天我们弄到一本《儿童读物》^①，就马上跑到花园的池塘边，在一棵枝繁叶茂的老树下，有我们喜爱的石凳子，我们坐下来，开始读《阿尔封斯和达琳达》^②这篇童话。一直到今天想起这个故事我还是很激动。一年前，我向娜塔莎背诵开头几句“这个故事的主人公阿尔封斯，出生在葡萄牙，他父亲是堂·拉米罗”等等，背着背着差点儿哭了。我那模样想必很滑稽，所以娜塔莎那时对我的激情只是古怪地一笑。可是她马上就恍然大悟（对这一点我记忆犹新），她也开始回忆往事来安慰我。说着说着她开始激动。多么美好的夜晚啊，我们一起回忆着过去的每一件事情，包括我去省城上寄宿中学临行时的情形，天啊，她当时哭得昏天暗地，还想起了我永远离开瓦西利耶夫斯科耶那天我们分别时的情景。那是我中学毕业，打算去彼得堡读大学。她那年不到十五岁，我十七岁。娜塔莎说，我那时候高高瘦瘦的，手脚笨拙，见了我的人都觉得我很好笑。分别的时候我把她叫到一旁，本来是想和她说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可是不知道为什么，舌头好像被黏住一样什么话都不会说了。她看出我当时的激动。可以想象，我们当时的谈话很别扭。我不知道说什么好，伤心地哭了，她也不见得能领会我的意思。过了很长时间，直到两年前，我们才在彼得堡重逢。伊赫缅涅夫老人在彼得堡忙于打官司，而我当时刚刚开始写作。

① 俄国于1785-1789年出版的第一个给儿童与青少年阅读的杂志，全名为《有益于心智的儿童读物》。

② 这是一篇劝喻性的感伤小说，由俄国作家卡拉姆津翻译，刊载在《儿童读物》（1787）第十一期上。